

張北海

阿北仔側身、屏息，躲過荷槍實彈直衝上來的刑警。他們速度很快，其中一位在上樓前滑了腳，幾乎和躲門後的阿北仔正面相對。直到閃身下樓，混入群眾後，阿北仔才鬆口氣，安全了，龐大群眾的力量，遠非困窘的警力所能抗衡。

然而，看到眼前混亂的人群，他不禁皺起眉頭。人群近乎瘋狂，想掙脫而出，怕又是另一層困擾。意外地，這回擁擠的人群並沒有造成太多的阻撓，他開始懷疑，這些蠢動的群眾到底在幹嘛？

媒體攝影師扛著的碩大機器，像從潛艇探頭而出的潛望鏡，緊緊跟隨著LIVE採訪記者，在人潮中顯得特別突出。阿北仔技巧地躲過攝影機。媒體無意間拍攝到的鏡頭，最後變成警方的搜證資料，這種事時有所聞，他不會犯這樣的錯誤。

記者在搜尋有價值的受訪者時，專業能力並不比運氣管用，那些探頭晃腦的圍觀群眾，其實什麼也不懂，只是一看到鏡頭、麥克風，就壓抑不下搶鏡頭、博版面的慾望，於是道聽途說、加油添醋、混充目擊的比比皆是，運氣不佳的記者忙了半天，也就只是幫小道八卦躍上頭條而已。

當然，阿北仔是知道真相的。只是，此刻他倒期待有更多的閒雜八卦，把一切攪得更混亂。經驗告訴他：混亂就是機會。

他橫過街道，在便利商店門口的台階坐下，看熱鬧的人多，不會有人注意他坐哪。他深吸一口氣，緩和情緒，空氣比想像的還沁涼純淨。這時，一陣隱約而混沌的聲音響起，他無法確定聲響是來自人潮中的某處，還是自己腦袋的深層。

這時而縹緲、時而清晰，像召喚，又像呼喊的聲響，讓阿北仔想起國小五年級轉學的那個午後的學校廣播。

在校門口，阿北仔握緊阿嬤粗糙的手。午休後，上課的鐘聲還沒響起，新學校的校園還沉浸在一片喧譁中，他的心情擺盪於緊張和興奮之間。校內擴音器先是一陣嘶鳴，然後意外地喊出：「張北海、張北海同學，請到教務處報到！」午間暖風吹送下，廣播一陣鬆一陣緊的。

他仰頭望著阿嬤，心裡納悶著：「學校老師怎麼知道我來了？」阿嬤晃晃他的小手，正經地說：「那可不是你喔，你是阿北仔！」

張北海醫師頭上的布套被扯掉時，他的知覺都還陷於怠滯中。

手槍在太陽穴近距離擊發的聲響，讓他完全失去聽覺。周遭一片寂靜，刷白的陽光從窗外斜角射入，暖暖的。他吃力地眯眼，看雜遝混亂的人影模模糊糊的鑽動，在這近似彌留的瞬間，眼前清晰浮現的，卻是當年父親所在的賓館。

赤裸的父親掩護著另一個赤裸的女體，強閃光燈下，他無所逃避，只能轉身低頭。父親專業、權威、高傲的醫師形象和此刻的狼狽窘迫完全無法聯想。

稍早，學校廣播的聲音還清楚迴盪：「張北海同學、張北海同學，請到教務處報到！」他從籃球場一路衝向教務處，額頭汗珠滾動到鼻尖，將滴未滴，然後母親把他帶離開。他沒想到前幾天才提到，就真要轉學了。

母親雙手握著厚實的鱷皮方向盤，專注地盯著路前方。車裡大哥大響起，母親騰出右手緊緊抓著，貼上耳朵，沒有開口，偶而對著粗重的話機「嗯，嗯」，分不清是回答還是詢問。隨後，母親的車子轉往陌生的方向，停在一棟大樓前，大樓前候著三個人，兩位穿運動服，一位穿警察服。他們坐進電梯，直上七樓的賓館。電梯乍停，母親一路直衝賓館房間、撞開門，幾乎同時，相機鎂光燈接連閃射，母親搶進門，死命地拉扯遮蔽父親和女人裸裎身軀的薄毯。

張北海靠在門邊，平靜地看著小房間裡的喧鬧。然後，注意到低頭蜷縮在牆角的赤裸女人，長髮凌亂、手腳失措。猜想那身體裡流淌的血液是冰冷的，所以環抱胸前的雙手不停地顫抖，倒是胸前一塊拇指大的黑印記遮掩不住，突兀在在雪白的肌膚上，顯得沉穩，他忍不住多看兩眼。有那麼一瞬間，她慌亂乞憐的眼神與他對望，這才發現，那無助的女人並不陌生，是他的小提琴家老師。

阿北仔站起身來，探索周遭。那細微的聲響持續著，彷彿久遠年代的淒號，飄飄忽忽地穿透時空，扭曲成壓抑的噙淚低泣。這驚心動魄的哀泣讓他禁不住一身冷顫。

那時，阿北仔和阿嬤從船公司領回阿爸的骨灰。骨灰沒有想像中的陰森恐怖，其實，抱在胸前的只是骨灰罈，黑得發亮，像陶瓷，像玉石，摸起來滑滑潤潤，罈外的照片是燒印上的，照片是阿爸，但多看幾次，也就無法確定阿爸真是長那樣。

然後，法事場裡法師持續吹著低沉的牛角、撞擊高亢的鈸音，夾雜其中的阿嬤有氣無力的號呼。法事結束，紊亂的聲響並沒有結束，陰沉的牛角聲整天在他耳底縈繞，然後鈸音響起，把他的心揪緊，接著，尖銳短促的嗩吶聲鋪天蓋地而來。它們在腦袋裡迴響、在心裡震撼，隨時會迸裂開，把人撕爛。夜裡，阿北仔心頭一緊，終於忍不住嚎啕痛哭。

「你阿爸死在外海、你阿母跟人跑，你都哭不到，現在還有什麼碗糕事可以哭？」阿嬤紅了眼眶，搖頭說：「心頭要硬狠，阿北仔，你注定是孤苦之身，無依之靈。」

年少的阿北仔曾經以喜悅、明亮的心情獨自走向城市最繁華的鬧區。

他慎重、虔誠地走進火車站前的人行地下道。地下道因為過於迂迴、幽晦，幾乎被閒置。即使如此，可以預期在一小段曲折後，出口處會有高大華麗的百貨公司、餐廳、電影院和遊樂場，那是明亮的新世界，充滿機會。

深邃的地下甬道，傳出悠揚的樂音。一位衣著襤褸的瞎子，看來有年紀了，戴墨鏡，靠著地下道的邊牆，「咿咿嗯嗯」地拉起小提琴，腳邊放著投錢的小紙盒，裡頭只稀疏的躺幾個硬幣。

他被那種冷冽清澈、穿透力驚人的樂音吸引，停下腳步，看著寒酸的投錢盒，衝動地把手伸進褲袋。然後，兩位穿花格子襯衫、寬喇叭褲的年輕人圍攏過來，他們一左一右，把阿北仔推擠到牆邊。地下道不會有其他人，小提琴仍舊咿咿呀呀的，他們從容地搜查阿北仔衣服、褲子的口袋，帶走所有的錢，臨走前還輕輕拍打他的臉頰，嘉許他的配合。

小提琴的聲音停了，他看到老人，墨鏡後乜斜的眼，睨著他，嘴角咧開，笑著。

他沒有哭，只是一身冷汗。不是因為被恫嚇、沒了錢或老頭的嘲諷，而是在淒涼、無助與絕望中，意識到阿嬤說的：「阿北仔是孤苦之身，無依之靈。」那其實是詛咒。

像受到詛咒般，張北海醫師感覺周遭的壓迫感迅速增強，所有的力道都清楚地起於心臟、止於心臟，他透不過氣來。在一片不著邊際的混亂中，空氣凝結、時間靜止，他清楚這種感覺：通常發生在半夜熟睡時，他會突然醒來，沒有過渡或模糊地帶，意識變得不可思議的清醒，前一秒曾經熟睡的印象完全被抽離，一些清晰的印象轟然而來。

年輕的張北海腦袋裡時常出現的影像是，更年輕的張北海，左手抓緊琴首，下頷緊夾提琴的腮托，右手卻空抓，沒有弓。

那是國小時，母親為他安排的小提琴家教課。

他從沒喜歡過小提琴。拉琴的人挺著胸膛，歪斜脖頸夾琴，左手按弦，右手運弓，琴身刻意保持水平，琴首控制與眼睛等高，左手心不自然地外撇，還侷限在四弦的上弓、下弓、中弓、上半弓、下半弓反復拉動，那演奏動作畸形、可笑而且做作。

那時，他已經學滿一年。母親當著家教的面驗收成果，她嚴肅的表情讓他莫名地緊張起來。他一再提醒自己：肩膀放鬆、弓握穩、腕關節和尾指要彎曲……實際上，卻怎麼也保持不了正確的手型，拉幾趟全弓，竟然還誇張地跳弦！母親皺著眉、眼神充滿不屑，他慌亂地抓緊弓，不讓弓滑動，結果弓跳得更嚴重。小提琴的音準不好找，一落慌，他的音感更遲鈍了。拉 E 弦雙音時，力道不對，聲音開始斷斷續續，他抓緊琴首，用力把琴身頂向左腮，拉出的卻是宰鴨、殺雞般嘶沙的聲音。

母親粗暴地衝來，迅速地把弓從琴面弦上抽走，甩向沙發，又嫌惡地瞪了老師一眼，恨恨地回房。小提琴老師靠向他，輕撫他的臉頰，然後悄悄地下樓。他被放逐在死寂的客廳裡，腦子一片空白，頸腮間仍使勁頂著小提琴。這是他最後一次拉小提琴。

診所初開業的那幾年，張北海醫師在睡意消失的夜裡，觀想的都是女人坍塌下垂的眼袋、臃腫的顎部雙下巴、肉翼般的大臂蝴蝶袖、誇張的三分馬鞍臀、毫無曲線的粗筒腰、肥肉左右壓迫的大腿，這些令人焦慮的患部。

在他的腦海裡有一套標準的女體模本，部位比對後，他不斷地模擬在患部上勾勒出複雜的同心圓修飾曲線。女人可以鼓起勇氣，暴露身體的缺陷，卻不可能忍受醫師以紅筆、藍筆在上頭一再地塗塗畫畫改改，把珍貴的胴體搞成像

蓋滿完稅圖章的電宰豬。美體醫師在面對患者時，必須一筆到底、精準、流暢地繪出患部的修飾線，才能贏得患者的信任。

除了術前規劃，以高科技雷射溶脂取代高風險的抽脂整形手術，也是他在睡眠中斷時激發的創意：簡單的局部麻醉後，在異位、變形的對稱點侵入光纖探針，以鈷雅銘雷射在皮下溶解脂肪細胞，蕃茄汁般的油脂、血水就能輕易地從 3mm 的小傷口引流出來。這高創意的塑身技術也讓張北海在整形醫界享有盛名。

多災多難的女體：下垂眼、雞皮頸、蝴蝶袖、水桶腰、馬鞍臀、大象腿、蘿蔔脛。上帝喜歡開女人玩笑，張北海醫師卻能讓女人自信地笑。「上帝創造女人，張醫師完美女人。」他滿意了，也重新迎回睡意。

更多時候，張北海醫師清醒的午夜，與小提琴、塑身整形都無關。

妻安穩地沉睡著，一如往常，偶而發出壓抑的鼾聲。他不想起身，也不想再闔上眼。夢中的情境還清楚，那個縮躲在房間角落顫抖的小提琴家教，緩緩站起，髮絲黏附在臉頰淚水中。她的肩膀低垂，手臂削瘦，卻顯得勻稱，脖頸前庭有短暫的寬闊，胸前有拇指大小的深色印記，之後，陡然挺拔的是鰻形的雙峰，上緣稍平坦，下緣是水滴狀，乳暈在中央上移約 10%，堅挺的乳頭從淡淡紅暈掙脫出，微揚十度左右。雙峰以下的起伏隱約而含蓄，凸顯白晰如凝脂的膚色，至臍下、腰際，曲線迅速收斂，最後與腿部內側根部連繫，下部稀疏的恥毛內散發深沉的神祕，張北海不敢細看，因為那將是一種褻瀆。

他盯著天花板，想像父親多次在那無瑕的女體上放肆，粗暴地搓揉乳房、吸吮堅挺的乳頭、摩挲滑膩的肌膚，他變得亢奮，同時也焦躁不安起來。這時候，他開始痛恨父親對那美體的蹂躪、痛恨母親的暴虐、痛恨自己什麼都沒能做、甚至痛恨妻——為什麼她可以睡得那麼安穩？

這些年來，阿北仔從沒有恨過誰。即使把槍壓在某人的腦袋、左胸或下體，他也清楚理解，這純粹是工作、是生意。也許末了會把那人轟個腦袋迸裂開花、左胸搞出個大窟窿、下部弄得不成鳥樣，那也絕不是感情用事的結果。在這一行他是深獲信任的專業好手。

當小弟的那幾年，他以身上刻刺得誇張而猙獰的青龍、白虎，向店家推銷保健品或兄弟茶。後來有了改造槍，就在酒店、賭場當圍事少爺。幹過幾次

架、多幾道刀槍疤、為老大頂過幾年牢後，人也變聰明了：道上辦事方式直接、有效率，是可以開創一番穩定事業的。

首先，他把三天兩頭卡彈塞膛的華山改造槍扔了，透過管道，砸下數十萬搞到德國軍用制式 SIG-SAUER P220。這傢伙有意思，一匣九發，連擊三匣，還能一路順暢如脫肛。

然後，在前輩大哥默許下，他開始孤鳥單飛，承接委託業務，委託人包括討債公司、砂石業、圍標集團或民意代表。工作內容單純：「調解紛爭」，調解方式則依委託人的需求，示威恫嚇、血光帶傷、輕重肢殘或囑屁送回老家。他硬、狠、猛、準的調解能力，很快地在道上做出口碑。

當然，所有調解方式中，他最喜歡的還是讓事主一槍囑屁，不只是任務明確、酬佣高，更重要的是，他享受 9mm 子彈擊發瞬間的快感。近距離、行刑式的槍決，槍口斜頂著太陽穴，保持 3mm 的空隙，扣下扳機，左旋槍管內會產生急躁的嘶鳴，在彈頭沒入腦袋，從另一面旋出時，空氣會激發出令人興奮的爆裂音。之後，豆腐白的是腦漿、豔麗紅的是鮮血，汨汨湧出，絢爛與平靜同步呈現。這是 P220 配合阿北仔的專業才有的完美聲色效果。

不上工的日子，除了麻將和女人，阿北仔喜歡在自己房間裡放起小提琴唱盤。那「咿咿嗯嗯」的樂音時而激昂如萬馬奔騰，時而悠揚如涓滴清泉，每個旋律都在豐富的拉緊、撞擊、放鬆之中完成。那穿透的力道，讓周遭的氣氛急遽地轉變，他閉上眼睛，聆聽小提琴穿越時空的澄澈純淨，像多角稜柱反射出足以震撼心靈的耀眼光芒。那是多年前與小提琴初次邂逅後，始終難以忘懷的感受。

只是，有時阿北仔很想就著這「咿咿嗯嗯」的旋律，也往自己腦袋來那麼一槍。

二十幾年前，地下道的情景，總會在無預警的情況下浮現，而且無法壓抑：兩座高大的身影、穿花格子襯衫、挑釁地拍他耳光、搜刮他口袋和那位幸災樂禍，拉琴的假瞎子。

現在，他大可把這種混混、騙徒轟個他媽的不成人形，但是，他們躲進阿北仔的腦袋裡了，除非真的往自己腦袋來個玉石俱焚。否則，情緒一來，沮喪、怯懦的陰影將會持續幾個小時，阿北仔會退縮回孤單、無助的十六歲。這對專業的殺手來說不只危險，更是羞辱。

於是，他只能打開電腦，在 Google 裡尋找慍悍硬狠的「阿北仔」：

「暴力討債集團，持槍恐嚇，李姓被害人腿部中彈，綽號『阿北仔』男子涉重嫌...」

「砂石業林姓富商，凌晨帶女友從酒店出來，遭不明人士男子挾持，林某抗拒，腹部中 2 槍，台中警方鎖定『阿北仔』...」

「黑道角頭命案，殺手身高約 170 公分、穿紅色 POLO 衫，戴著棉織的潮帽，目睹者指證『阿北仔』...」

「鎮代選舉黑影幢幢，署名『阿北仔』的警告信，造成參選人低調撤銷登記，調查局介入了解中。」

.....

網路上數十筆輝煌的紀錄，喚醒他的專業自信，很快地，縱橫黑白兩道的「阿北仔」回來了。

偶而 Google 也會出差錯，比如戲謔地出現：

「阿北仔滷肉飯，廿年傳統好滋味...」

「行政院衛生署認證，阿北除蟑、除蟻專家，專業、負責...」

「岡山阿北仔豆瓣醬，廿四小時黑貓宅配...」

諸如此類的訊息讓他感覺錯愕，但是並不討厭，因為他發現，「阿北仔」並不那麼孤單、寂寞，他們一直生活在社會的各個角落。同時，他也慶幸：真正的「阿北仔」從沒有淪落到去賣滷肉飯、豆瓣醬或抓白蟻、除蟑螂。

此時，一切都已獲救贖，他心滿意足。

救贖？張北海醫師從不敢這樣奢望。

十三歲那年，是他告訴母親的，父親時常在琴譜的掩護下，把手伸進老師的窄裙裡……。至於現在，他也必須招認：其實，自己並不無辜。

張北海醫師轉身把手術房的門輕輕闔上、押扣門鎖。

雷射清除刺青，患者比預約的時間遲到一個小時，護士臉色不是很好看，診所在卅分鐘前就該休診了。張醫師體貼地讓護士們先下班，小範圍除刺青，不需要什麼助手。

他讓她躺診療床，她略顯緊張，他也是。

「會很痛嗎？」患者不安的確認。

「還好，像橡皮筋打在患部。會塗麻醉膏，局部麻醉，想睡的話，可以微劑量吸入。」

他安慰她，心情卻忐忑不安，他記得她是莉莉安。

他把異氟醚（isoflurane）的呼吸罩輕輕地覆上她的鼻口，她沒有任何質疑。

「就像平時呼吸，規律地，想像森林中的芬多精，緩慢地，深深地吸入肺部底層，放輕鬆…」

莉莉安比預期的還早進入昏睡狀況，而張醫師感覺從未如此清醒過。

他掀開她長袍的前襟，仔細察看右胸前的黑色刺青，五十元硬幣大小，鏤空的玫瑰花，在內衣罩杯上方 30mm，一年以上的單純藍黑刺青，範圍不大，至多兩次療程，不會留下明顯的痕跡。接著，解開她的內衣，淡紫前開無肩帶半罩式的。往下，輕撫那同色系、絲質、微透、碎花蕾絲的低腰底褲，然後抬高臀部，從兩側褪下。

他退到門邊，和她保持一段記憶中的距離。看著、聽著。

她的呼吸輕緩而有節奏，前胸平和而規律地起伏。那是藥理麻醉後的深睡現象。她的胸部因為平躺而自然地外擴，乳暈在中央偏上，乳頭堅挺微揚，凸出於雙峰平滑弧線的高點。和記憶中的女人一樣美的胸形。

小提琴家教的胸前是胎記還是刺青？是左胸還是右胸前？記憶並不明確。

第一次看到她大眼、細眉、長睫、薄唇、豐潤近似家教老師的臉模時，他感覺暈眩和錯亂。而當她大方地袒露胸口的黑玫瑰時，他幾乎壓抑不下驚顫。那是她的首次門診。

現在，她平靜地睡在床上，身上一無遮蔽，和印象中的同樣完美。沒有父親的蹂躪，沒有母親的羞辱，他不需以小提琴為藉口，偷窺她姣好的容貌。他可以要她，不必擔心其他的干擾。他注視著黑玫瑰，如果可以，他根本不想迷昏她，他只想貼靠在那有黑色印記的胸前，安靜地貼靠著，沒有其他奢求。

張北海醫師是真的這樣做了。他扶起莉莉安修長纖柔的右手，撫摸自己的臉頰。然後，趴在她赤裸的身上，緊緊地擁抱，嘴唇溫柔地貼在豐滿而白晰的胸部，親吻著黑玫瑰，貪婪地聞著雙乳間散發的女體芳香。

他的眼淚汨汨流下，沿著乳溝匯聚。

不知過了多久，他想起身。這才發現，莉莉安也摟著他，輕拍他的背。他抬頭看她，她也正盯著他看。

阿北仔盯著擠在公寓大樓門口久久不散的人潮，忍不住再次搖頭。這次算是搞砸了，但是心裡卻感覺不到忿恨。這種感覺不好說，像玩躲迷藏，被找著固然不悅，但是如果躲得太好被同伴忽略了，恐怕更要懊惱的。事實上，此時阿北仔也說不上來有什麼懊惱或不悅的。

「有張肉票要你幫忙，是醫師，起價兩千，成交價沒一千也要八百。」阿和在手機裡憤憤地說：「死白目，玩我的女人！」

「美容整型的權威，除刺青時，把莉莉安迷昏、脫光、全身都摸透了。也不曉得算猥褻、性騷還是性侵！你也知道，莉莉安不是什麼善男信女，別說沒證沒據，真有事，到底誰玩了誰也難說。

「不管如何，去了一趟診所。醫生夠上道，低頭認錯，願意賠償。有共識就好辦事。開口喊兩百，信不？沒其它廢話，點頭了。唯一的要求，希望當面給莉莉安，求她開口原諒。我沒意見，只是傻眼，搞過幾百回了，都不知道莉莉安有這行情！

「當晚，醫生約了莉莉安，親手交付支票。兩天後，莉莉安卻走人了！電話裡對我嘀咕，不想再玩下去，要找個正經的安定下來過日子，還說從沒個男人像張醫師那麼尊重她的。最後說，兩百萬不能要，已經還給醫師了，做人要有良心！

「酒店女人，懂得什麼良心？我阿和出來混也不是一兩天，哪吞得下這種鳥事？問題出在這白目醫生身上，搞得我女人走了、錢沒了！

「他老婆知道人在我手裡，警告過了，消息上報，就等著收屍。醫師的錢好賺，命也值錢。配合度還不錯，活票風險小，先擺你那裡兩天，價碼談妥後七三拆，你不吃虧。」

「白目醫生叫什麼？」阿北仔隨口問。

「張北海！」「啥？」「張—北—海—」

阿北仔呀然啞口。

張北海醫師從未經歷過這樣的震撼：暗夜裡，在自己的診所，被罩上布套，頸部透著尖刀的涼沁，悄然地被押上車。

三天前，晚診後，他坐在診療室的辦公椅，靠著椅背休息。年輕的護士們在隔壁的護理間一邊換下護士服，一邊吃吃地低聲嘻笑。然後，打開診療室的門，嬌滴滴地招呼道再見，他閉眼應了。稍後又聽到門被開啓，他以爲是護士粗心忘記了什麼，毫不在意。

不管如何，一切都還好，妻平安地待在樓上，電視機正傳出韓劇那千篇一律、假假澀澀的國語配音。

歹徒在車上就明說了，要錢。他鬆了一口氣。

和妻通話報平安時，他沒忘記諂媚歹徒：「吃、住都還好，他們講義氣，所以別報警惹麻煩，聽他們的，先籌錢，他們不爲難人，我知道。」

其實，他什麼也不知道。被送到這裡後，爲了避免激怒綁匪，他一直乖順地坐在床緣，連姿勢也不敢有大改變。蒙上頭套他什麼也看不到，包括未來。

忽然，小提琴音樂響起。那是莫札特《二十五號交響曲》第一樂章的片段。

緊迫而急促，如風雨峽谷上車夫揚鞭、馬車急馳的小提琴，是阿北仔的手機鈴聲。

阿北仔耐心地聽著，心底默數三十秒後，再按開接聽。這是多年的習慣，手機另一頭能耐心等待的都是熟人。

「阿北仔，我知道張醫師在你那裡！」莉莉安在電話那頭氣急敗壞地嚷：「人家是老實人，沒惹過我們，阿和要的是錢，不管錢有沒有到手，絕對不能動到人家，也算幫我忙……」

阿北仔覺得意外，但是不想開口回應，直接切斷通話。

他走近窗子，臉貼牆面向外望，公寓三樓的高度讓他能輕易地監控街道百公尺內的風吹草動。三分鐘前，斜對面的便利商店門口，有兩位衣著整齊的年輕摩門教派信徒對路人發傳單，現在是一個像外勞的男子站在落地玻璃窗外，喝鋁罐飲料，看促銷活動的廣告。正對面是另一棟較新的公寓，牆面沒有外凸的陽台，方正的窗格均勻地分布，外觀顯得單調，五、六樓有幾戶住家窗子並未閉緊，窗簾偶而被風吹得微微晃動，這時倒成了難得的變化。

大致說來，二十米寬的街道這麼安靜是不尋常的。此刻，卻也還感受不到什麼危險的氣息，老舊的住宅區，又是上班日，理所當然就該這麼安靜。沒問題的，阿北仔對自己的觀察向來很有自信。

有問題是眼前這位，雙手反綁，頭上罩著不透光黑套的「張北海」。兩天來他試著喊這名字，對方卻始終不敢回答，他感覺像自言自語，既詭異又滑稽。

無辜的肉票，限於經驗，常有錯誤判斷。他們總是惶恐不安地思索：如何避免撕票？事實上，這完全不成問題。撕票與否，在擄人勒贖規劃之初就已經確定。是活票，即使拿不到一毛贖金，最終還是活票，反之，該撕爛的，無論如何也不會有僥倖。肉票該思考的應該是：會不會受到凌虐？依此思路，肉票是可以和綁匪多聊天的，只要關係好，不管活票、爛票都沒凌虐的問題。

幸運的，張北海醫師是活票，而且即使沒互動，阿北仔也沒想凌虐他。

他望著看不到臉部的張北海，心裡充滿困惑。為什麼從前都沒想過「張北海醫師」這幾個字組合後會那流暢自然？「張北海豆瓣醬」、「張北海滷肉飯」或「張北海白蟻專家」都不對，「張北海」這名字像一開始就注定是當醫師的，而且還是外科美容整形、雷射醫學的權威。

他很好奇，想看看這位張北海長什麼樣子，也想問問「張北海」是怎麼變成醫生的？拿刀劃開病人的感覺怎樣？怎麼發現，搞整形就能輕鬆賺女人錢的？

他想像，其實兩人可以像兄弟，輕鬆地聊聊、話家常：

「張北海這名字是挺不錯的嘞！」

「恐嚇、綁架哪天不發生？沒什麼可怕的，有我罩你，別擔心。」

「床上功夫很強吧？看，道上兄弟的女人被你亂搞，出事了，還急著出面幫你說話呢！」

然而，這種想像毫無意義。「阿北仔」只能潛藏、見不得光，更不可能和光鮮亮眼的「張北海」有任何交集。這讓阿北仔的心底頓時充滿挫折和乏力感。

《二十五號交響曲》之後，情況沒有任何改變，緊接而來漫無止境的靜默，也讓張北海醫師感覺焦慮、沮喪、乏力。莫札特在十八歲時寫出這首以絃樂齊奏展現主題的奏鳴曲，被視為《安魂曲》的前導。燦爛的快板醞釀隱微的憂鬱，木管以後的第二主題呈現掙脫憂鬱的努力，然而憂鬱始終揮之不去，一切都徒勞無功，結尾以陰霾告終。

「徒勞無功、陰霾告終」這念頭即使短暫，也讓張北海醫師呼吸變急促。綁匪願意善了嗎？拿了贖金，會依約放人？還是殺人毀屍滅跡？

阿北仔的沮喪只是短暫的。

「那可不是你喔，你是阿北仔！」他提醒自己。人生不就是擊發後，回不了頭的 9mm 彈頭嘛。或許，該遺憾的是張北海，竟然不認識阿北仔！

現在，他可以填補「張北海」的遺憾。

他要讓脆弱膽怯的張北海看見手握瑞士九零、狠勁十足的阿北仔。雖然隨意曝光絕對不符合處理活票的原則，但這至少能為自己扳回一城！他忍不住雀躍起來。

阿北仔左手按在張北海的頭套上，右手抓起手槍，再三檢視，確認撞針和擊錘被保險鎖牢牢地卡住。接著，槍管側邊貼近張北海的左頸，輕輕地來回擦磨，再緩慢地往上帶，下巴、臉頰，最後停在耳邊，食指緩慢施壓。沒有意外的話，扣扳機瞬間的「嗑咯」聲將在張北海醫師的耳底轟然回響，他會嚇出尿溺，同時黑布頭套也會被扯下，張北海彼此見面。

張北海醫師揪緊著心。突然，頭部被壓制，冰冷的槍管頂在脖頸，然後沉穩地往上帶！他清楚感覺到握槍的手的力道和堅決的意志。槍管在耳旁短暫的停留後，他猜到，左太陽穴已經被鎖定為目標。一股極度的冰冷從腳底迅速竄

散到全身，他首先失去表皮膚層的觸覺，大量的細微神經都緊張而混亂地匯入大腦，大腦在慌亂間無法做出相對的反應。知覺過載造成全身的麻痺感，那是醫學上瀕死的現象。

終於，扳機在最後的「嗑喀」聲後靜默，淺淺的耳際還殘留一或兩聲子彈擊發、深陷頭部的悶響，腦底轟隆巨響還持續著，張北海的心底已然感覺不到跳動。

阿北仔在最後的「嗑喀」聲中聽到細碎的雜音。不是他的 SIG-SAUER P220，是對街公寓，四樓或五樓，穿過廿米路寬，撕裂空氣的狙擊槍響，接連兩聲，即使套消音管也瞞不了他。

他心底震撼，腦子卻異常清楚。幾乎同時，他蹲低、翻身、搶門。公寓樓梯轉角喧嘩聲起，幸運的，還沒有想像中嚴密的警力。他們總是慢半拍。阿北仔沒他們想像的那麼容易，即使千鈞一髮，他總有辦法全身而退！

阿北仔從便利商店外的人行道站起，咧嘴冷笑。他並不急著離開，直覺一切都已風平浪靜，警察也好、媒體也好、圍觀人群也好，都不再有任何威脅了。連殘存糾纏的一些雜訊，也漸去漸遠，他深吸一口氣，感覺從未這麼輕鬆過。

張北海醫師由兩名員警護送下樓，人群一擁而上，阿北仔跨過街道，在人群裡往前擠，沒有什麼阻力，他努力推進到最前端，與張北海只兩步距離，卻再無法前進了。

他忍不住高聲喊：「張北海！張北海！」

沒人理他。張醫師微微側頭，隨行的家人攤開外套掩住他，之後又迅速推送上車、開走。阿北仔追了兩步，有些惱，終究沒能看清楚張北海。

人群再次騷動，媒體記者開始往另一邊推擠。是救護人員抬著擔架下樓。

警方以高音量哨笛示警，企圖擴大警界線，激動的人群卻絲毫沒退讓的跡象。不斷累積的民眾與戒護員警各據一方，貼近僵持，如同雙層的厚實人牆。阿北仔再次被阻絕於人牆外，他墊起腳尖，只勉強看到擔架上覆蓋的白色床

單。他急躁地往左、往右鑽動，可是除了看熱鬧的民眾外，這邊是扛攝影機拍 Live 的，那邊是抓麥克風搶採訪的，誰也不讓路。

他忿怒地大吼一聲，直接衝撞前去。誰擋得住他呢？

鎂光燈在他的背後交錯閃動，相機「卡嚓！卡嚓！」在他耳後此起彼落，甚至警哨一聲急過一聲，他依然毫不畏懼，雙手貼靠在被推動的擔架上。

擔架上的人從頭到腳覆蓋在素淨的白布底下，隱約嗅聞得出電擊燒灼後殘留的焦味。他伸手翻掀擔架上的白布，這白布卻文風不動地從他手底穿過。

「是的，綽號阿北仔，本名張北海。根據線報，我們埋伏六小時，在被害人安全遭受威脅時被迫開槍，我們開了兩槍，還是三槍，嫌犯中彈後急救無效，詳細情形，在稍後發言人有正式的記者會……」

阿北仔定住手，任憑擔架被推上救護車、任憑人潮從他身體穿透，他也終究明白，那細碎惱人，如呼號，如招魂的聲響是子彈在腦裡旋繞的回音，而這素白的屍布底下躺的，就是他——張北海，只是他不捨就這麼孤寂地離開人世。